

耳

談

類

增

耳談類增卷之三十六目錄

雅譚篇上

李文正公

嚴高二相君

陳王壘公

郭相君袁侍郎

高張二相

夏忠靖

詹侍御蘇大行諧語

許相國

王元美戲題

王元美

汪司馬打油詩

李王兩太史

陳大司馬

先太史雅欵

張巽解元

靳公子

包山僧大靈

捕蝦蟇詩

趙中舍集句

徐中丞口占

陳龍二公

僧谷秀才歌後語

貧富人語

杭士講書

三老三件無

羅山僧

長人短人嘲

余湯二進士

彭進士

祝給舍

沔陽主文

王副使集

瘦知縣髯典史

金銅釘

姜爾一

學得半邊聖人

重泥

王篋江

三不平

越王祠

村學究講書

道士題冥位

張吏侍

秦字詩

高九官蹴踘

還是准多

無法無聊

葵龔兩公

周元平

鍊稜

尤于爭姓

回回我我

明卿先生

盜鍾錫斷

耳譚類增卷之三十六

黃岡 王同執 行甫 著

滁陽 夏守成 克家 校

繡谷 唐 景 叔永 梓

雅譚篇上

李文正公

文正公好雅譚當在翰林時有陸某澄卽署復遷職方公曰公其知機乎故又入職方謂入織房陸亦曰公非附熱者何以久在翰林謂汗淋也公大笑及當國諸翰林入謁談暇公曰試課一對庭前花早發衆心哂其易亦各有占公曰總不如閣下李先生衆咸悅服又一日款客皆明經士酒未半客有他招皆辭去公曰今有一題東面而征西夷怨二句是何主意諸君思

不待以問公公曰待湯

嚴高二相君

嚴相君訥蕪人面麻俚語於蕪有鹽豆之謂高相君拱河南人作文常用腹稿俚語於河南有盜驢之嘲二公相遇高笑嚴曰公豆在面上嚴即應聲曰公草在腹中

陳玉壘公

張玉陽河南人語玉壘公曰官貧幸俞蒲石道長送一人盧瑞峯吏部送一馬公曰人是俞送乎馬是盧送乎思泳始知是謔蓋俞人偷字馬盧驢字亦前語意可謂絕妙

郭相君袁侍郎

袁元峯拜侍郎郭東野正作相戲之曰今日東門報走一狼入西門又報走一狼入已知皆是狼然則猿亦是狼乎袁曰今日

有人求題堂扁予曰君堂在何處曰在郭東門野外即題曰郭東野廬

高張二相

高相一日謁張相適見詹頭暴枯魚曰曉日斜烘學士頭張應聲曰秋風正灌先生耳兩相大笑張楚人楚有乾魚之誚高州人誚意見前語又江右某公與中州某公看上馬乃誚曰自昔未聞驢上馬某公即曰只今已是鶴群鷄江西有臘雞之誚故云

夏忠靖

昔王靖遠驥已封伯戴冕服黼有帛蔽耳方入朝夏中靖公笑之曰先生耳冷耶公曰我不耳冷先生眼熱

詹侍御蘓大行諧語

唐侍御事講蘇大行兩二公五鼓行長安街將入朝呵導聲相近蘇問前行為誰從者曰道裡唐翁即曰瞻之在前瞻聞問後來為誰從者曰行人司蘇翁即回首曰後來其蘇唐叔正談

許相國

許相公國與徐相公時行同譙于他宅徐辭先行徐時猶申姓許曰此纔午時已行乎

王元美戲題

客有親元美像與自像相對持以索贊于元美亦竊比附乘之意元美題曰以我借我無可無不可以爾借我其計轉左不若爾為爾我為我請付之火梅子馬談

王元美

世廟朝宮中常見鬼崇十目十手有音問秉一真人陶公不

能對或以元美博識詢之問元美曰何必博識大學不曰其嚴乎蓋以刺嚴相也又嘗過嚴其子世蕃家閩人稱主人今日傷風不出元美曰爹居相位怎說出傷風相父子因深啣之故有家門之禍又有人與荆石相公隣居極富而無墨人稱之曰吳牛言其徒有軀也王元美曰極富極貴牛丞相蓋以貴相富牛四字左右分屬二家謹則甚矣又往予與白描黃生集弇州園生貌極陋其家兒皆伏地笑絕偶於花嶼與元美聯席元美曰人皆謂我命帶桃花然予曰何也曰得與美人同席次日抵閩門人皆舉為口實凡見寢貌必曰命帶桃花折角之風尚可想見又

吳中一士好強口嘗王元美後公填鄒而士任所屬邑博士公優薦之得擢令及歸而嘗猶故或曰此非平生嘗公者乎當時

何為薦之公曰賴有此薦耳不然豈當益甚此可以觀公度滙
納萬垢而士則非人矣又一家饌客元美在馬饌有臭鱉生梨
元美曰世上許多愁苦事無過死別共生離皆其妙譚也

汪司馬打油詩

有貴人貽方子魯以細絨而寒已盡猶急成衣着之司馬作打
油詩嘲之曰爰殺蘭州朧朧絨寄來春後趨裁縫寒回死等死
花雪煖透生憎柳絮風盡日摩挲撮細脚逢人抖擻挺高胸尋
常百樣渾身俏一着絨衣便不同梅子馬譚

李王兩太史

李本寧住在翰林內君王夫人病目同館有王太史戲曰王曰
吾憐不能進王太史夫人姓井本寧亦曰井為八下而不辭

陳公司馬

大司馬陳公汝言與太子洗馬劉公定之友善一日謂曰君業洗馬日洗幾馬劉曰厩馬皆洗過獨大司馬洗不得陳公大笑

先太史稚欽

先太史罷裕州歸足跡不入公府守大梁郭公桐岡才人也屢造其廬太史始往謁既出有受械者家之鋸匠也呼而求解太史顧之曰既嘗戒懼矣而於此猶加謹馬公大笑即釋之又客有癬者咨方於太史太史曰古方傳鹽患處以磚塊擦之自愈久而不效以問曰專言鮮則絕無可知古方也又客以瘡鼻方為問曰以油梳子擦患處自愈及擦愈赤以問曰吾但知蘓子遊赤壁耳

張巽解元

浙解元張巽才名平等郡試題暮春者至風乎舞雩破中有天

地二字甚當守王公嘉賞取居首及道試落名又場中總裁王公監臨王公皆無異賞而皆守極力薦拔得首舉乃文實不稱中丞公亦若不滿謂巽曰贈汝對一聯考諸三王而不謬建諸天地而不悖聞者絕倒

靳公子

丹徒靳閣老子其不樂制舉且多過譽而此君子亦登第閣老於子每以不肖督過焉子曰你父不如我父你子不如我子我何不肖之有閣老笑而止

包山僧天靈

蘄州太湖包山寺僧天靈通內典文選諸書客有秀才朝之曰禿驢禿字如何寫僧即答曰乃秀才秀字掉轉尾去便是

捕蝦蟆詩

太醫院例於端陽日差官至南海子捕蝦蟇搗酥以合藥製成
金錠其張大其事備鼓吹旗幡喧闐以往或嘲以詩曰抖擻威
風出鳳城喧喧鼓吹擁霓旌穿林披莽如墟席促得蝦蟇刺眼
睛曹彬下江南稱勾當事視此何如

趙中舍集句

某山人訟一丹客於法司以其贖奪資裝而反為丹客所訟庭
見時法司甚怒山人曰爺爺就是青天既罷客競以壺榼慰勞
闌詠作詩趙中舍常吉在焉但集古句成絕曰囊中貯得買山
錢煉汞燒鉛四十年今日捉將官裏去烏紗頭上是青天山人
大怒交絕

徐中丞口占

浙督撫徐鳳洲公忒備杭志以屬一鄉宦某公率諸生成之月

正言表
給油火有資而公資數倍公獨却曰予以郡人成郡事何資為
不數日以佃外教場地請外教場者胡公宗憲制倭時購謀民
間二百畝開以屯大軍厥費三千金請何其不廉也公因書一
絕云四十年餘二百田胡公曾此費三千脩書零碎燐油火整
頃償他仔粒錢

陳龍二公

陳督學大賓徽人而武陵龍別駕德化佐其郡陳來謁出門相
迎曰出門如見大賓陳即曰萬民瞻仰德化

僧荅秀才歌後語

吳中黃秀才其相掀唇昵者稱為小黃竅嘴讀書一寺中僧進
麵麵熱傷手罷黃好譴而語便捷因作歌後戲之曰光頭滑光
頭浪光頭練光頭勒此何語僧曰謂麵熱盪手也皆吳語光頭

滑面光頭浪蕩光頭練襖光頭勒忒忒脫也謂手襖麪脫也僧曰小僧亦有語無嗔則可即曰七大八七青八七孔八七口八黃已知謂小黃竅嘴棒腹大笑四語皆以僧光頭謔固奇而七八尤奇冰吳中莫有此士此僧

貧富人語

臨安何賣菜極貧人也黃金箔極富人也有人曰何賣菜今富了換一漆扁挑黃金箔今窮了剪金盆打首飾矣言富非實富而貧非實貧也

杭士講書

先朝貴璫出鎮杭抵學講書青衿以書進得牽牛章講誦之際忽問曰王見之是何人荅曰此王羲之之弟也又問王曰然是何人荅曰此王曰叟之兄也曰好好王氏一家都在書上又試

士繙書出題曰道盛德至青衿閣筆相顧有監司在座曰加下一字何如曰老先生講分上如何只加一字善民與下都與罷

三老三件無

某邑有三廣文一無齒一耳聾一以染鬚落俱聚一室候謁直指已令至嘲之曰三老三件無無耻之耻無然而無有耳則亦無有乎語畢進謁出而蘊咲始發不覺哄然直指微聞詔返問所以遂直述以對直指亦發笑已之

羅山僧

羅山僧某人問之曰飲酒乎曰最不飲吃肉乎曰生不吃偷婦乎曰並不偷越墻乎曰幾曾遊他妓館乎曰誓願在前僧有行者皆所無事特作機鋒語耳

長人短人嘲

有客聯席坐一極長一極短長者嘲短者曰死之日方寸之木足以有容也及至葬一撮土之多掩之誠是也坐客善之以為無可抗唇矣短者即曰死之日無所取材工師得大木以為能勝其任矣及至葬壞地褊小舉而委之壑魚鱉不可勝食也客皆驚賞

余湯二進士

余進士田與湯練川日新善因戲曰湯之盤銘曰苟者君乎湯亦荅曰卿以下必有圭者君也

彭進士

麻城彭進士季籛乳名小兒一友名某大圭戲公曰倪來倪來倪小兒也公亦曰蔡來蔡來蔡大龜也

祝給舍

今南吏科祝公石林嘗為黃陂博士有某邑令心易之而嗔其
抗直曰有一破其題曰大哉堯之為君也一節曰以齊天之
聖極天下之無狀焉公曰吾亦有一破其題曰不得已而之景
丑氏宿焉曰處無可奈何之地遇似曾相識之家聞者轟然大
快是年公登第

沔陽主文

沔陽有主文者課諸生二題為殺雞為黍而食之無若宋人然
諸生呈卷皆謂不佳乃出已作內有出妻見子四字又謂殺乎
不殺乎食乎不食乎以作股對於次篇曰題重然字發皆欠工
諸生唯唯忽有榜門者曰出妻見子世間有問客打雞天下無
更有一般堪捧腹宋人然字着功夫

王副使集

文思院宋以造金銀犀玉工巧之物及金練繪畫裝釘之物今代以名縫製匠屬工部此何官而得此美名哉官有大使有副使金陵人官此者刻詩曰王副使集可大笑有嘲之者曰帝德欽明語今標匠作官遂令王副使針線侍金鑾又曰院有文思號裁衣詩並裁遂令王副使白落剪刀隈李維寅談

瘦知縣辨典史

昔有傳翰林學士渾身濕兵部尚書徹骨寒以為佳對偶有直指按江北時合肥大尹請見其人且骨立然亦與直指有舊因戲之曰合肥知縣因何瘦一時莫能對達蕪湖典史以解務至其人多鬚尹一見即對曰蕪湖典史却多鬚直指咲而賞之

金銅釘

京都元夕遊人火樹沿路競發而婦女多集玄武門林金舖俚

俗以為林則却病產子彭季篋試禮闈時與客亦在遊中客曰
此景像何所似彭曰放的是銀花合林的是金銅釘乃蕪味道
火樹銀花合張昌宗今同丁令威句也二人以此譔而轉用佳絕

姜爾一

客誦蕪子膽無肉令人瘦無竹令人俗語姜夔爾一曰若要
不瘦蕪不俗一頓一碗笋熬肉蓋謂不瘦非肉不俗非竹也

學得半邊聖人

有人性慳與而好奪或有鄙其慳者其人答曰一介不與聖道
當然曰君於一介不取如何曰學而未能曰然則君只學得半
邊聖人

重泥

世廟初張羅峯柄國議聖像皆泥塑木雕非札宜易以木亡而

像必青衿士躬擻瘞土中武昌下邑有數士擻而泥重一士曰此真是重泥後此生暴卒人謂侮聖之過

王篆江

浙江王篆江父子俱擅丹青且工傳真父子因互相貌一坐一立自以為工製成索題堂於徐天池山人山人譴之題曰父貌子不似子貌父不真自家骨肉且如此何況區區陌路人

三不平

有客食糕而美潛以一粘案下欲私之主人窺見故曰天下有三不平事曰何也曰賤人女曰大姐貴人女反曰小姐內官曰公外官反曰爺浮屠揄雲表曰塌糍食置案下反曰高非三不平乎

越王祠

臨安錢某理儒也官方伯欲浚民一湖故託言已錢越王之裔湖乃前王土也因以恢復奪浚遊舸魚罟樂利兼焉遽建越王祠其上落成屬人作文致祭一人即曰於乎前王不忘君子賢其賢而親其親小人樂其樂而利其利於乎前王不忘

村學究講書

江右一村學究好彥口板援貴勢時衛姓者妻有淫行為學究戚人嫉之而述其語謂其徒問師曰君子不以言舉人是何如曰嚴舉人是我門生少年作狀不要講他又問陳仲子豈不誠廉士哉是何如曰陳廉事是家岳矯節苦貧飯也沒吃不要講他又問齊景公有馬千駟何如曰馬僉事是家表兄死箇矣一日又問使之舉事而事治何治乎曰支主事是家表弟在九江聞我過之僅送下程舡票我大罵而去又問心廣體胖胖字曰

體常舒泰是如何曰此尚書是我同窓抵足三年昨聘我教其孫我不住想是怪我又問子見南子是誰曰此我家姑娘曰何云有淫行曰在我家無此事嫁與衛家遂有話說

道士題真位

漢陽有王媪家富而性矜誇因病做醮事乃厚贈道士曰我身後題真位須多稱些好字樣為里黨光既卒道士思無可稱乃題曰翰林院侍講學士國子監祭酒隔壁王婆婆之柩

張吏侍

張吏侍王陽公與諸公雅集某公為觴政謂必各以其本鄉所負朝者以自朝公知衆意不過欲我稱偷驢也俟衆自朝皆盡但起捏衆臂各一下衆問故曰看誰最肥好偷耳

秦字詩

月詩類考 卷二十一
大宗伯于公夫人秦姓有二媵王對南相公作秦字詩朝之曰
二大能將二小容三人齊把小余攻若把小余攻出去三人無
日不春風工緻可入織錦迴文

高九官蹴鞠

揚州高九官子喜蹴鞠家遂落至廳房皆鬻去而猶不已里人
面戲之曰高九官人氣毬踢得廳堂響以聲言而指廳堂也陳
甫談

還是准多

真州蔣少卿問江都趙憲副曰自古文人多好色僕不好色自
古文人多好飲僕不好飲若然是不准趙答曰還是准多柳陳
父談

無法無聊

一禪僧與一中貴人遊金陵諸梵刹都人陳延之相遇叙款曲陳曰然二君不是無法便是無聊皆大笑柳陳父談

蔡龔兩公

閩中蔡大司馬經初姓張一日與龔狀元用卿共席看琵琶記至趙五娘抱琵琶一齣蔡戲龔曰狀元娘子何恁底既至張廣才掃墓一齣龔指曰這老子姓張如何與蔡家上墳言惟實所以稱謹

周元孚

有王州判署麻城風裁獨著而邑人某府判以詭糧受窘乃姓長懇乞免周元孚作破承朝之曰以府判而跪州判因以民糧而作官糧甚矣弊之不可作也夫既以民糧而作官糧矣安得而不以府判跪州判哉後元孚任順天判抗疏論諸權貴謫判

代州或翻案朝之曰以府判而謫州判因以屬官而寤堂官甚矣分之不可喻也夫既以屬官而寤堂官矣安得而不以府判謫州判哉以發笑云

鍊樓

廣人張嶠山舍為楊升菴契友工七言律其贈楊詩曰八千里外潮陽馬十九年來海上瓶是也家起一樓乞題於升菴升菴聞其地壁色黯黑題曰鍊樓後有解者曰此戲君為夷金樓也蓋張嘗以詩文貨得夷人金云張笑竟不易升菴間亦曰被人勒破矣

尤于爭姓

有尤與于二人各美其姓不相下于曰尤犬牛姓也于人性也尤曰何徵曰孟子不云乎犬之性猶向牛之性猶向入之性猶

回回我我

一人讀書曰賜也何敢望回回傍有哂者其人曰何哂曰無他我謂孟孫問孝於我我與君所讀好作對耳

明卿先生

予嘗以丙夜入下雉扣吳先生門遠先生尚未寢自出隔門問曰我州閔禁甚厲從來不夜啟兄入者何也予曰司城者聞是鄙人即傳鑰啓閔故耳即曰異哉李成到姊家姊家曰此李成舅乎成訝曰此家也知我名我一向灶下主爨却享此大名又時為人作文其褒譽失實處皆曰王行甫云坐定因舉以為問先生曰有和尚踰牆出行淫而倒下禿頂印泥猶是和尚因以拳擗其中成冠子樣曰好賴道士此我借稱行甫意也一日與姜孝廉閑行江邊歸問曰作詩否予笑曰頃作二句城裏柴為

市江邊鬼作人先生曰崇市不在我州江鬼人却在此山中稱
舉人亦曰鬼人皆令人笑絕

盜鍾錫斷

昔有一盜錫者一盜鍾者決於王者王者問盜錫者以大辟而
釋盜鍾者人問其故主者曰此引經斷獄也論語不云乎朝聞
道夕可死可矣夫子之道忠句恕而已矣

耳談類增卷之三十七目錄

雅譚篇中

王相公詩

焦太史

陳師孔

四字

立下早

莫廷韓諧語

優人譚語

名刺譚語

內守備府監生答對

貧廣文戲作清江引

好風好雨

憎詩

許青陽詩

續絃詩

王妓

楊循吉

竇生詩

小舉子對

許少華詞

杭守劉公

走失雞詞

夢鱸詩

江集說部

吳中令君試題

臨安儒生

賈中丞

護已瘡

某貴公掾語

陶廉訪

瑪瑪璫

鎮宅夫人

泰興令

陳孝齋

張妓諧語

席丘僧

語圖

劉生

丁氏部謹語

方近湖及諸公口令

斯文盜賊

袁太冲

某給舍答費璫

聖人不死

訐文穉公

長老撞鍾詩

李本建

用詩句令

人間第二盃

活套批平等案

黃季主張維時

耳談類增卷之三十七

黃岡 王同 撰

滁陽 夏守 校

繡谷 唐 杲 叔永 梓

雅譚篇中

王相公詩

蘭谿趙相公與南昌張相公俱於壬午皆以不根左遷州同趙
得解州張得滁州後屢遷俱於辛卯入內閣大拜之日太倉王
相公當國朝以詩曰龍樓鳳閣城九重新築沙堤行相公我貴
我榮君莫羨十年前是西州同

焦太史

順天丁酉鄉試主試焦太史弱侯為副考取士文多奇詭用老

莊語論者因言中有關節偏坐焦調福寧州同去中試士數人亦被革黜然皆高才博學文奇癖有之而關節未也故庚子科中條議科場事宜亦及此謂宜以離經論而不宜旁及無根且正考已自認難諉而偏坐尤非誣漸白始豫章相公極寃之於其行作口號送之曰場中關節原無有士子文章實不通此去福寧君莫嘆當年我亦作州同蓋公嘗以司未調滁州同後起南尚寶改中允管司業事遂入相

陳師孔

蜀瀘州人陳師孔太學遊賞一角妓比相別妓曰瀘出金當製簪密我迨歲冬友人計偕師孔精製一簪函封甚謹別具書語媿媿不置比發書妓愕然莫識為誰適一孝廉在坐附書者索報甚急妓倩孝廉作字報之乃口占一調授使者去云寄來金

簪兒到也有三錢重想起來是一個糊塗夢相交人頗多箇箇情飛動那裡曉得甚麼陳師孔師孔見此可羞然其迷魂陣破矣若彼不作糊塗夢必使其人沉溺敗亡何在其為聰明醒乎故夢夢不夢亦夢也

四字

或問根髮排字如何寫一人忘記寫一四字或曰此器四字曰下一直拖長些就是以像形亦妙也

立下早

某官居訟堂聞者報曰有張相公求見曰是子邊長是立下早曰時二月已着葛衫故知立夏早也

莫廷韓諧語

莫廷韓過袁履善先生遠村人獻枇杷果誤書作琵琶字相與

大笑某令君續至莫避去令偶謂有莫君不可得見也先生曰正在此因出見而笑容尚在面孔令君以為問先生道其故令君曰琵琶不是這枇杷先生曰只為當年識字差莫即云若使琵琶能結果滿城簫管盡開花令君賞譽再三遂定交莫逆

優人譚語

吳中有僧俗姓王因兄登第還俗已娶婦而氣遂驕縱衆鄙之一日與同宴會衆謂優人曰王和尚頗作怪汝能誚之否曰可因演蘓季子家招人起課筭命二人爭課命錢筭命者曰汝小數命薄能消受得幾何錢起課者曰王和尚有成親日起課人無得運時滿堂哄然王逃席去

名刺諷語

嘉靖初徐侍御如珪謫出復以遷廷評入不欲忘舊銜投堂中

刺曰臺末於他刺曰臺駁又有白太常少卿若珪性謙下投諸
權貴人刺曰眇眇小學生一好事者作四言云臺末臺駁眇眇
小學同是一珪徐如白若聞者絕倒

內守備府監生答對

南京內守備太監府例有監生歷事遇大比亦是本監考取送
名得入場嘉靖初某公不深書義曰不必考我但出一對佳者
送入對云子路乘肥馬諸生俯首匿笑一生亦認對云堯舜其
病諸公不解曰好送去稱為才子後果中南京解元李惟寅談

貧廣文戲作清江引

西安一廣文博學而廉介有氣罷官歸家徒四壁立賴其門人
舉火而瀟洒善譚殊不以介意偶戲作清江引自嘲云夜半三
更睡不着惱得我心焦噪訖蹬的響一聲儘力子嚇一跳把一

股脊梁筋窮斷了聞者絕倒其地並舉之為口實於是秦藩中
貴人競求識面咸為營助旋以聞於王召見立賜百金始有家
黃司馬談

好風好雨

尚書星有好風星有好雨古注云東方箕星東木克北土以土
為妻土好雨故箕星從妻所好而多雨也畢星所好及北宮南
中央皆從妻所好矣楊升菴偶述此義座有譚者曰天上星宿
亦怕妻乎滿堂哄然

憎詩

昔有喜賦愁賦吳人某公遂作憎詩即其意矣曰世間何物最
堪憎蚤蝨蚊蠅鼠賊僧相罵婦人攔路狗濕柴灶音炭濁油澄
吳孝甫談

許青陽詩

有人六十再娶許青陽朝之以詩曰六十作新郎殘花入洞房
聚猶秋燕子健亦病鴛鴦戲水全無力啣泥不上梁空煩神女
意為雨傍高唐陶大冶談

續絃詩

邊檢討蕙續絃特年已五十餘同年劉編修補為詩戲之曰洞
房花燭結良緣屈指惟差四十年昨夜嬌娥春睡著不知彭祖
在身邊按宋陳脩亦有詩新人若問即年紀五十年前二十三
正與此類

王妓

蘓州王妓以善譚聞咄嗟而辦嘗譚一惡少惡少欲拳之死妓
聞即就惡少曰子欲拳死我乎公死尚登天堂若我死入地獄

矣惡少聞譽語喜曰何也曰公死人皆曰阿彌陀佛豈不是登
天堂我死人皆頓足曰王娘死乎豈不是入地獄惡少大笑罷
又出遇二富人所識者二人止之曰能以我二人譚則縱女去
妓即曰頃來見一丐子持二錢誤墮衣中徧摸不得忽得自袴
襠中曰你兩箇員外却原來在這裡二人大笑富人稱員外也

楊循吉

湖州有尚書某公於四月八日訪楊公循吉楊以沐辭不出尚
書不悅後楊於六月六日訪尚書亦以沐辭遂索筆題其壁曰
公昔訪我沐浴我來訪公公沐浴公昔訪我四月八我今訪
公六月六蓋四月八浴佛之日六月六浴狗之辰

寶生詩

京師有人以椒房授散官者畫影子嗔匠不着金緋客寶生見

之以隸寫詩於上其人不省或為人解出大恨焚棄詩曰承腹
彪軀食粟強烏紗影像白綾裝即論品級無金紫只好陰司作
鬼王昔党太尉見已影像曰我見盡大蟲尚是金眼豈我消不
得一雙金眼睛尤足噴飯

小舉子對

有貴公謁某公某公未出見其子戲庭側尚是嬰稚以為業童
子執也出一對曰月圓即應曰風匾問風何嘗匾曰側縫皆入
不匾何能又出一對曰鳳鳴即應曰牛舞問牛何嘗舞曰百獸
率舞牛在其中貴公大加嘆賞某公出始知已成鄉舉矣語皆
含刺少穎如此

許少華詞

嘗見許少華憲使所寫一卷子乃鞋盃詞翰墨勁秀飛動其餘

丁言類考 卷三十七 五
幅畫以已他作信筆寫滿意不欲人畫蛇足也曰借足下權為
季雅向尊前滿注流霞沾唇分外香入掌些娘大鸚鵡鷓鴣總
讓他把一箇知味人兒醉殺

杭守劉公

杭守劉公伯縉考童生與鄉先生約非親子弟不得通方伯某
公既於子弟有薦矣復於道上投書公曰尚薦童生乎使曰非
也假令是童生當受責發書乃童生七名劉善譔即曰攔街遞
假書當面說謊話童子六七人責打三十下使曰不敢說謊是
家主錯寫耳劉又曰七子姓名多一時都寫錯這等白木人還
來跟道學

走失雞詞

南湖野史王西樓滿庭芳詞曰平生淡薄雞兒不見童子休焦

家家都有閑鍋竈任意煮炮煑湯的貼他三枚火燒穿炒的助
他一把胡椒到省了我開東道免終朝報曉只睡到日頭高公
平生不見喜愠之色只緣有這箇意思

夢鱸詩

醉語曰有王翰林狎一童子童子語人夜夢鱸出其膾下聞者
答以詩曰小郎一夢甚踈蹊黃鱸鑿腎事可疑想是風流王大
史夜深來訪舊相知旁一人又賡曰小郎一夢甚蹊蹊何物鑿
腎鱸一條想是風流王翰院夜深來訪舊相交

江集說部

蜀熊翰林敦朴辛未進士京察改別駕江陵張相為座主入辭
相曰好生做官我衙門人痛癢相問熊曰通則不痛痛則不通
相發笑不自制蜀孝廉金聲舉鄉試尾名入監試第一或曰金

君一向止可名王振今庶幾名稱金聲河南內鄉李棻官檢討
弟蔭增廣生兄曰你今年增廣明年增廣不知你增得幾何廣
得幾何弟曰兄今日檢討明日檢討不知兄檢得甚麼討得甚
麼桃源兩士一鄧一陳其學師語鄧曰聞貴鄉有叔嚙其嫂鼻
端者此宜有罪鄧曰若鼻在尚可無罪曰何也曰有鼻之人奚
罪焉師大笑陳生與同社生皆得罪學師將俱加朴同社生餽
其師以佳狗得免陳曰朴則同朴汝胡為免不過苟免刑罰耳
諸生皆竊笑一日學師病脚而跛陳竊效之或以告師又將加
朴陳曰此朱晦菴誤我曰何也曰後覺者必效先覺之所為師
笑不復朴

吳中令君試題

吳中一令君試士有童生齒長矣而求試獨競出題譴之曰考

童生考老人生援筆立就皆綴陳語成新義令君佳之首舉後果登榜其破承曰合長幼而試其才大人之事也夫後生可畏而老成人不可不惜也苟以是心至斯受之而已矣朗哉談

臨安儒生

臨安有儒生好慕蘊長公首戴東坡巾身坐東坡椅口啜東坡肉儼然自謂東坡尚在或曰何不學東坡作詩曰若要作詩我慥學西坡

賈中丞

吾里先朝大中丞賈公啟字啟之夕居北郡解節鉞始歸里清抗高爽而善譔嘗過某家主人番歛肴果皆購自外夕坐不見下食公忽以手大作圈曰京師好大餅主人曰餅家必小戶何由入鑪曰乘軟時折看入又問既堅何由得出曰只見進去不

言書六
見出來矣主人捧腹急令下食公又嘗對客稱其夫人為房上
客曰得無謂房下乎曰少年塗澤可稱房下如今老醜不成模
樣非房上乎謂是鴟胎也

詭已瘡

吾里汪太公宿儒也有苦瘡者寒顫不已公視之曰壯士不瘡
瘡出小鬼古稱僮婢疾也明日疾作我來念呪但欲君作努應
聲莫作懦靡態則鬼避矣如期果來正色問曰有刀乎曰有有
鎗乎曰有問金問鼓跣然作努應聲公第曰既有刀鎗金鼓戰
戰戰病者方知是詭大笑汗出病亦已夏克家又云有病此者
或告之曰但治蓋三片納口中仍硃砂塗鼻尖自愈其人如法
治不驗以問之但曰三江夏口赤壁鏖兵不戰何為

某貴公掾語

京師有貴公於雪候居氈帷鑪燭酒力薰灼汗出曰天氣不正
一椽居帷外曰小人站處天氣頗正公愧失語盡輟食噉之明
卿先生談

陶庶訪

吾里陶庶訪珪號雪堂曠逸嗜酒兩鬢稠而頂實寡髮未第時
嘗過隣媪媪加健羨公曰但烹伏雛大醉我當為汝剪頂作髻
媪如言酌至醉始脫巾以頂就之令剪曰我本無法汝又失機
為之哄然

瑪瑪瑤

威寧伯王公越好恢諧一日往某侯伯家適其夫妻相詬聲徹
于外王戲曰近有雲南人朝見鴻臚官唱山呼其人不省以為
珊瑚也即呼曰瑪瑤曰再山呼曰瑪瑤其人不愧

鎮宅夫人

有東家新居繪鎮宅物而西家不欲相勝恒以物壓之東家繪龍則西家繪蜈蚣以龍畏蜈蚣入甲也東家因而繪雞則西家繪里長以蜈蚣畏雞而里長至則雞殺也東家因而繪官人西家復繪夫人或問夫人何雄曰里長怕官人官人見夫人安有不懼者故夫人天下鎮宅符也

泰興令

泰興令其嬖一門子忽見一掾挑之與密語以為嫌問掾何語掾急遽曰渠是小人表弟語家事耳令即出一對曰表弟非表兄表子能對免責掾即應聲曰丈人是丈母丈夫令笑觴之以酒朗哉談

陳孝公

武昌陳孝齋先朝人尚多土語每語必帶屎庫二字乃終竟後
面之羨陳性慙以赴試入省常犯舟人禁忌為不吉語歲久無
肯載者眾為解又以戒生始載之既登舟見鴉鳴於桅梢即曰
虎嚼的虎嚼的舡翻桅倒將汝入泥底舟人大恨近岸詒以上
而舟即發行岸上語人其故且曰渠舡屎庫板將落矣吾不告
之乃舵板非落也已自可笑入省謁督學公公曰本學教官何
以不至生回首以手指後曰本學教官在屎庫來聞者絕倒

張妓諧語

吳中妓張好兒婉而貌已足徐娘一日為人携遊登舟客杜
君者望見即誚之曰他老便老也是個小娘杜本無藉借太鑿
入贊成吏目張即應聲曰你小便小也是個老爹眾皆鼓掌

虎丘僧

有人請虎丘僧作醮事曰師父吃葷吃素曰葷素都吃只是不
禁酒本是譚語其人曰然則我家何設以待我家猪羊都殺只
是不禁殺葫蘆

語圈

鄂城人稱娘曰涼稱涼曰娘一童子夏月之夜呼其母曰涼涼
今夜裡好風娘其師他郡人聞之以為罵母也而督過之因問
汝呼母何以曰涼曰涼是我母曰汝母梁夫人乎聞者笑絕

劉生

保定劉秀才才高而性佻健不羈一日學師率諸生迎上司劉
已在前將衣巾置河岸赤身澡浴師望見識是劉改道他徃第
令人責問之劉見人來反將泥塗面人曰劉秀才何無禮如此
曰穷秀才捉鱉吃耳曰何為泥塗面曰恐鱉見我不來後亦登

科竟以癩死

丁氏部詭語

丁公嘗顧我於京邸主人自稱不在家其恒也馬上人如此對公問是誰說曰是相公說公入曰此正如婦人自稱有人在家裡同予問何也曰有男子以婦姦訟謂其婦自言如此蓋婦急語失也為撫掌

方近湖及諸公口令

方曰兩土成圭乃圭璋之圭非龜鱉之龜既非龜鱉何以添卜成卦一曰兩火成炎乃炎涼之炎非魚鹽之鹽既非魚鹽何以添水成淡一曰兩曰成昌乃昌大之昌非娼優之娼既非娼優何以添口成唱一曰兩個成竹乃花竹之竹非祝尤之祝既非祝尤何以添付成符

斯文盜賊

歛相微時嘗為人投徒一夜衣囊皆失於賊幸未出復獲於主者家將行吊打其人急曰是我我詰之乃亦失館先生相為解主者曰能答對則已曰斯文盜賊先生來劫先生豈是偷光鑿壁其人不能對相為代答曰宵夜王孫是我終然是我且教免撻懸梁笑而縱之

袁太冲

袁太冲福徵守沔陽忽一日坐堂上有所思忘記歸衙一聽事陰陽生有急潛歸屬其弟報時而弟不識字報已時公曰打你箇已時其人辨曰無罪公曰再辨打午時矣

某給舍答貴璫

某給舍蜀人飲貴璫家璫故令人繫一鼠至曰此物善盜既送

而復得請殺之璫視給舍曰看他鄉里分上放了罷給舍曰莫放莫放也要割他一刀

聖人不死

西昌有劇賊劉富年七十餘子侄六人名曰老曰舜豎禹湯文武盤庚行劫每行劫人時富於火光中執杖指揮而衆趨之某公守吉安擒富以其老復宥之而富恣睢一方騷動涇人張職方大來時令西昌懸賞捕得悉斃之獄盜警始息一日監司劾侯語次及之張曰聖人不死大盜不止猶龍氏已云矣衆大咲

許文穆公

盱江羅公汝芳守宛日集諸生緇黃數百人譚輪迴報應舉國若狂一日來涇上水西精舍而相國許文穆公方讀書台山羅邀致會中復理前談曰人慎毋殺一牛湏化一牛償殺一承湏

化一承償下至蝼螻蟻蠅罔不然公曰果然則莫若殺人羅訐
然曰何也曰異時責償猶得化人也滿堂哄然張大來談

長老撞鍾詩

嘉靖中少司成朱公頗有王戎之癖日以事紙蝕諸生怨讟至
起朱恚曰我做一日長老撞一日鍾何懼焉已中彈文罷是夜
即有榜門者曰佛法于今已不東登臺說法總成空祇園昨夜
傳消息長老今朝不撞鍾既出居稍近驛馬巷復有榜門者曰
昔作鳳凰臺上客長人之長也今為驛馬巷中人長馬之長與
張大來談

李本建

李本建維極徃與諸文士飲汪司馬伯玉齋頭有蘓製嵌銅錫
壺以火猛銅錫流化成圈本建曰此所謂流而不息合同而化

也伯玉方停盃嗔僕聞而賞譽怒為釋然語曰談言微中可以
鮮紛正此之謂也

用詩句令

有內相與相為酒令而繼之者內相始令用詩一句下繫已意
曰一枝紅杏出牆來內邊咱看見外邊你看見一相曰杖藜扶
我過橋東你也倚着我我也倚着你繼之者亦一相曰榆花滿
地散金錢這也使不得那也使不得又有二人嗔人涼已為令
而答之者亦用前意一人曰一枝紅杏出牆來見得一半不見
得一半一人曰旋斫生柴帶葉燒冷竈裡一把熱竈裡一把答
之者解嘲曰居人不自識東西左也不是右也不是繼者答者
意深矣

人間第二盃

成化中楊某守汝寧夜半微行閭里至草舍見老嫗夜績呼其女曰寒甚取瓶中酒飲女曰此盃酒是楊知府也復進一盃曰此是劉知縣矣楊不喻次日召問之曰酒一盃則清象楊也二則濁象劉也遂有賦詩者曰憑誰寄語臨民者莫作人間第二盃見閩然堂集

活套批平等案

世廟時唐中丞填淮陽續著左編常疎案牘於郡邑申文但云照舊規發落其請詳者曰據申是係擬行謂之活套批武廟時先太史稚欽謫守裕州蕩情文史試諸生慵於閱卷但一槩行賞無所雌黃曰都好都好名曰平等案

黃季主張維時

黃郡黃孝廉季主荆郡張殿元維時相聚薊門黃美少年張佳

公子黃故譖之曰沅有芷兮澧有蘭思公子兮未敢言張即答
曰蘭有秀兮菊有芳懷佳人兮未敢忘又季主與王伯固試禮
闈時有闕中士相遇知二人名士曰維楚有材也季主曰豈秦
無人乎一時語偏長安

耳談類增卷之三十八目錄

雅譚篇下

楊大年

鄧給舍震卿

饒江兩侍御

周元孚劉給舍

屠長卿

江陵任大尹

玉華山人

糝金榔頭 去天漸遠

驛丞見洗馬

冒籍寇

袁履善

袁仲子打油詩

魯余二明經

吳市中人語

行人王

丐者詈犬

子對祖語

陳張二公

閩朝語

好人不好人

朝妓

架子

薦風鑑者復書

白塔詩

廣文歇後語

指揮說春秋

沈青門

朝北地卷曲中人

太湖士

臨安秀才

公治長問答

代季先生祭母文

中敵

時有別字

好享受

韓中丞口令

拜匣庫荷包庫

李太史

磨鏡匠

全椒士

張穀卷

乞兒壺碗溪歌

陶懋中

劉進士

青州大姐
君子上達
胡總督
方仲美
梅林

戈壽官

李相國

假舉人

楊萬壑

耳談類增卷之三十八

黃岡 王同軌 行甫 著

滁陽 夏守成 克家 校

繡谷 唐 晨 伯成 叔永 梓

雅譚篇下

楊大年

楊大年弱冠與周翰朱昂同在史館每事必曰二老以為何如意若哂老者周曰莫要笑我便須到你朱曰莫要與他恐後人笑他

鄧給舍震卿

麻邑鄧震卿給舍平生不信風水曰有天理而後有地理又曰或造化番心福善即形家言未嘗稍天也今人無端忘已又逞

機權尋奪牛眠希圖榮利於目前身後是地握世權天反退聽
故有天怕老嫗之喻可謂笑謔中妙理昔公叔文子升於瑕丘
曰樂哉斯丘死則我欲葬焉李青蓮遊謝家青山悅之亦曰我
願葬此古人之情不過如此予請竊比之矣

饒江兩侍御

侍御饒任菴楚人江中躍蜀人江顧饒於燕卽見庭樹暴枯魚
曰乾魚樹上飛饒應聲曰老鼠江中躍坐定令作破江曰江漢
以濯之秋陽以暴之饒曰鑽隙穴以相闕踰墻以相從江又曰
江漢以濯之之絮也秋陽以暴之之乾也以如此之乾魚豈不
皸乎乎莫可尚乎饒曰鑽隙穴以相窺穴不可鑽也踰墻以相
從墻不可踰也以如此之老鼠則父母國人皆賤之矣又作承
如此

周元孚劉給舍

有談理主仁體者於年四十而見惡焉其終也已解之謂當其
年尚見可惡之人則德不進可知也周元孚在座發笑曰然則
唯仁者能好人能惡人想是三十九歲時矣或又頻誦天不生
仲尼萬古如長夜之句劉給諫洪源笑曰然則堯舜以前都把
紙燭兒過日乎二語理固自在譔亦大佳

屠長卿

屠長卿有青衣漸長或曰某鬚出矣長卿曰西出陽關無故人
其柰之何

江陵任大尹

嘉靖中任佃以御史謫江陵尹文移諸邑輒稱即將某人如何
即將某事如何公安尹某署其尾答之曰即將即將又即將即

將二字好難當寄語江陵任大尹如今不是綉衣郎

玉華山人

京山高中丞號玉華有特客刺曰玉華山人拜客談之者曰拜客何須用玉華玉華山已日西斜長安有路人人到不信春風獨一家

糝金柳頭 去天漸遠

京師稱以好語督過人者曰糝金柳頭言語美而禁不易也謂人將死曰去天漸遠言入土近也謂人痴於色者曰閨王未句何自押到譴皆雅有合稱以誚人者曰未句先押到已識去天遠若受糝金稚冥途可回轉

驛丞見洗馬

楊公守陳官洗馬奉使至一驛丞出問汝何官曰洗馬丞默

謂賤役必卑官又問曰洗我馬曰勤則多洗懶則少洗何常之
有問官與丞孰大曰稍大與尉孰大曰稍大時踞而對坐聞此
稍移几就下又問與令孰大曰亦稍大移几蓋下語未畢直指
刺來就謁既至稱門生側坐最恭丞膽落知誤向遠地磕頭不
已公不言自是有驛丞見洗馬磕頭在後之語

冒籍寇

順天府青衿有慣攻打冒籍之名犯者往往擊死會報海寇數
多而實中土奸人附之增虛聲耳此冒籍寇也一時獻策陳言
者紛然一生獨曰策皆非奇惟有令順天府青衿攻打便了矣
趙常吉談

袁履善

松江袁履善先生嘗貳黃郡昔天台應公為守先生善詭因事

謂應公曰公是范仲淹公問故先生曰吾鄉督學使試諸生題
為范仲淹請營洛陽一生白丁不省首一句即曰范仲淹奸人
也學使大詫曰范公一代偉人而奸稱之乎遂得出羊應公大
笑至今郡中為口實莊曰人之君子天之小人語未必戾第其
人不足語莊耳

袁仲子打油詩

袁仲子河南督護嘗題詩郵壁刺時事得罪往年以改官入都
謁予其人博雅豪爽好作打油詩脫筆即為人傳誦笑絕尚記
其一為代妓詈所歡者曰尋覓如同夜不收問人知在十間樓
誰家歪貨番他住那泔開錢任你丟舊日頑皮猶怕打只今餓
臉不知羞便湏剥去嫖衣服鎖向空房作縮頭

曾余二明經

予里曾余二明經皆宿儒高行之士曾耳不聰而司教晉之閩
喜余足微蹇而簿蜀之大足有嘲者曰曾公訓聞喜叫官不應
余公簿大足舉步難行天然契合

吳市中人語

吳市中有一寺人好謙而無理者又好學而無理者有二人相
過於市作里語問答曰尊姓曰弗敢小子無姓曰人焉得無姓
曰介便是百家姓上小小一個姓曰姓舍曰弗敢姓張曰姓張
妙也又曰弓長立早曰弓長曰絕妙哉曰記得家父也姓張曰
妙也妙也難得一家都姓張妙得介世哉又二人相遇曰剛才
在閭門買些物事見尊翁老先生曰那落認得家父曰是赤鼻
頭個曰弗敢是水紅個又語多浮半一人問曰尊姓曰姓陸曰
介便是三老官人哉又問幾位令郎曰只三個小兒曰介便是

一男一女共幾位尊夫人曰只賤荆一人曰介便是與誰家共個哉

行人王

頃大行王某使晉府王以刺迎題曰晉王迎王答以刺曰行人王謝王見笑曰行人亦王乎與我並肩也好

丐者罵犬

犬嚙一丐者丐者罵曰你忙甚麼 遲早不同是你口中物

子對祖語

有祖督孫過命跪之堦下其子見而憐之輒跪不起祖曰兒為孫謝耶父強声曰汝苦我兒我那得不苦汝兒

陳張二公

兵部郎吾里陳公楚產生一子而同舍張公集義過視摩頂曰

陳良楚產也陳他日過張公見其子曰是集義所生者乎

閩潮語

閩中有趙某祖孫父子間一瞽一聵一斜視有嘲之者曰耳無聞目無見睨而視之又某家兄弟叔姪皆駝背遂以為對曰上如揖下如掖鞠躬如也

好人不好人

有語曰隨你是天下第一好人必有一篇不好文字送歸林下隨你是天下第一不好人必有一篇好文字送歸地下此語千古墮淚

嘲妓

金陵嘲妓者曰遠窺近避親賤拿貴日裏不肯起夜裡不肯睡一年做了幾箇生十年添不得一歲自家東西是東西別人東

西如土塊語俚而情刺骨矣

架子

君子不重則不威臨之以莊則敬固矣乃有為說者曰世惟貴公不得放下架子放下架子則人不畏即是有名小娘亦放不下架子放下架子則身不貴

薦風鑑者復書

有以風鑑薦人者其人致書曰承薦可可吾可吾兒可可語何其寒澁也薦者復書曰承諭放放你放你娘放放秀才發試官刷其此類乎

白塔詩

孫鵬初醉語曰京師有詩刻曰角野集又曰鷺休集一時盛傳朝貴人競口誦不能捨中有一詩詠白塔云七層寶塔尖又尖

形如果罩色如鹽樂院美人讓顏色禮曹公子擎觀詹烏鴉飛
來雪裏炭紅日照處倒垂蓮若遇百官習儀日恰以擎天一柱
潛其猥雜多此類往歷郵傳見牆壁間詩句如是者不少措紳
削刷流布人間如是者亦不少不盡令紙貴而斯人獨以垢見
稱人亦有幸不幸耳

廣文歇後語

姑蘓一廣文好作歇後語歲節有劉生餽猪首喜發之乃出症
惡題曰秀才者劉餽我猪頭開盒一看克舜其猶復有陳生餽
銀益喜發之乃是低假又題曰秀才者陳餽我節銀開包一看
克舜與人其掌教聞之曰是可作破謂時官兩責門人之失禮
言必稱克舜焉

指揮說春秋

鄭陽有秀才犯夜禁為人拉見一指揮而理屈但稱是生員指揮曰既生負習何經曰習春秋指揮不知書畧記西廂詞曲西廂一名黑夜春秋以為已所知也曰我問你個遊藝中原腳根無線如蓬轉記否秀才不知指揮曰偽儒也棰之十板朝士群噪於直指臺逮至指揮自陳所以直指曰我知春秋者等你進下本來打你箇望眼連天日近長安遠遂倍撻之

沈青門

沈青門仁和人尚書公之弟豪侈善繪事自戚大將軍南塘欵門求畫而名益重公既不受贖幣而日苦濡染乃畫老鷓於堂人問畫鷓何意曰其音佳曰鷓有何音曰渠言白畫白畫聞者足為蹙頞

金陵陳大聲朝北地巷曲中人半亦近誣不盡然也曰門前一
隙隙卓過仄楊那裡有踏花歸去馬蹄香 綿襖綿裙綿袴子
膀脹那裡有佳人夜試薄羅裳 生葱生蒜生韭菜腌臢那裡
有夜深私語口脂香 開口便唱寬家的歪腔那裡有春風一
曲杜韋娘 開筵空吃燒刀子難當那裡有蘭陵美酒鬱金香
頭上鬆髻高尺二蠻娘那裡有高髻雲鬟宮樣粧 行雲行雨
在何方土坑那裡有鴛鴦夜宿銷金帳 五錢一兩等頭昂便
忘那裡有嫁得劉郎勝阮郎

太湖士

家從孫伯固令太湖一士昂然而來曰一等生員告狀伯固歛
容徐答曰三甲進士不准

臨安秀才

臨安一士其父兄皆以造假銀繫獄明日士入邑堂陳說某是家父生員即是親子某是家兄生員即是親弟語未竟令君涂公曰不必多叙家門直說造假銀強盜是汝爺哥便了也

公治長問答

江陵一士為相國張公婿道取第五里士嘲曰子張第十九子路第十三固矣顏淵高第惟列十二不審公治長何以至第五也答曰看他夫人是何等人那得不第五

代季先生祭母文

黃陂有季先生少未嘗學長而好美文墨求人文稿則曰求文
犒見耒耜則曰耒報見嚙咳則曰垂亥每牙尺牘語則曰呵呵
稱堪輿則曰國首簡藝則曰簡藝相董則曰相糧每寫人號下
又加尊號失記已寫已名又書名具別幅此等不可更僕數里

人共傳之一日其母卒於厲託邑人段重其作堂祭文重其即代為之言曰某年月日兒某移亡母柩就封於某山兒某不敢索文稿於人謹寫兒胸中之所有而言曰嗚呼躬秉耒報二十餘年垂玄不聞又經一年人皆呵呵我泪如泉方母病劇國首難尋倉忙舉事簡藝殊深大荒之後相粮少足諸親俱在無人痛哭尊號失記母心如燭各有姓名具在別幅

中敬

楚黃陂之段重其與同社生楊養其交如管鮑居恒共寢食乙酉楊舉孝廉段落第方同夜坐市井有以酒食餉孝廉者段在坐見其人以肥酒大肉強楊而偏着意楊不能却飲結欲嘔段頗厭之已共被卧至夜半楊腹中雷鳴且痛楚推段覺曰腹中鳴痛迺尔君多記方書能瘳之乎段方在覺夢間即應聲曰卒

病有中風中痰中氣者兄此病中敬楊曰何以療之段曰但用一孟糞一孟溺陳君前罵曰汝是卑田院乞兒即愈是後里人見赴席者即曰今莫中敬此前人所未發也

詩有別字

社友簡予曰某詩多別字豈不學之過與不佞會曰非 滄浪有言詩有別才非閑學也詩有別趣非閑理也詩既有別才別趣安得無別字乎但上文逸一句曰詩有別字非閑誤也同社友患沈疴諸藥罔效覽余舍東不覺一咲而差諸王孫載陽談見醉語

好享受

吳人好遊而家鮮蓄積其恒也有二人耦其一曰春光幾盡無資出遊其一曰我以一分銀遊虎丘何必癡重曰何也曰三鑿

海螺向七釐水白酒尋相識人坐其船頭聽缸中妓曲也到干
人石頽然歸飽看好山好水豈不是以一分銀遊虎丘乎其
曰好享受

韓中丞口令

大中丞顧公及韓公雍占令行酒要上下兩旁人字尾帶俗語
二向顧公曰傘字上有一大人下有四小人有福之人人服事
無福之人服事人韓公曰奘字中有一大人傍有四小人人前
莫把人来說那個人前不說人

拜匣庫荷包庫

予幕罔府於滁之陽攝者以銀錢交代甫畢而滁人寶慶守胡
公來謁曰事有極異者予往泚寶慶盤庫銀實貯以一大拜匣
因曰其拜匣庫乎予曰頃所交銀僅十兩餘不過一荷包可貯

此荷包庫也相與一笑蓋南岡所事惟以文書身稽諸郡令其解馬價於北岡便已故得蕭然續醉翁遊於佳山水間也

李太史

李太史於張吏侍玉陽公最雖而其鄉趙州橋有張仙驢跡出對曰張果老過趙州橋跌了寶塞衆未反對乃張夫人姓崔曰還是我對崔夫人居晉教寺守著禿驢

磨鏡匠

金陵有匠沿街呼曰磨鏡子帶磨諸般兵器一家出簇簇骨朵令磨而傷稜已甚因被撻他日遂更其呼曰磨鏡子帶磨諸般兵器只不磨簇簇骨朵人皆笑其拙所謂此處無銀三百兩也

全椒士

全椒一士性朴質為其寡嫂作字於所知孺其售屋于人曰家

嫂屋事極緊極緊煩丈極力處處有均感也得者噴飯蒲案

張毅菴

武昌二守張毅菴蜀人與楚客某昵厚一日飲罷頃與夫不至客曰雙料老鼠搵不起也張曰半邊乾魚煮已熟之盡張體肥重而容眇一目也

乞兒整碗溪歌

有客過一令君所請不從禮又衰薄發憤罵曰我為某公來也者莫作暴富乞兒便橫臉肉令曰亦知公為某公來也者正是向火乞兒緊咬牙關又曰我是乞兒何必向乞兒討羹覓飯客曰誰是乞兒只今見乞兒整碗溪歌又曰你有金膝碗定作貪狼客曰我只白木棍慣打風狗不別而出其僮問曰秋風事若何曰天山雪已十丈何謂秋風

陶懋中

有秉憲者抵會稽最惡人看白造陶駕部懋中看白過門為門卒挺見憲使甚怒陶曰看家岳分上曰汝岳為誰曰誠意伯不聽又曰看先大人分上曰汝父為誰曰陶文僖曰文僖公子為蘭亭安有爾不肖子曰此人即是允宜初服白紵固其所也憲使起謝過令索衣冠成禮而出語人曰靠丈人不濟靠大人不濟還是靠着自家

劉進士愷

除人劉愷家極貧讀書一寺中一日僧誦經歸得錢五百有驕意反語相侵劉題詩於壁曰笑我之乎不值錢阿彌却是布金田他時王播重遊寺鼓福光頭一百拳後登第拜監察御史歸過寺詩猶隱隱在壁召僧擊數下曰蠢禿碧紗籠也不知作身

戈壽官

下雉有戈壽官富而慙夏月赴親家喜筵着紅段圓領以往主者故與百拜啜以沸湯汗流竟踵及父始曰請更衣其人不覺失聲曰親家此言萬代公侯主者曰公侯頃汗馬不宜汗親家若然請到涼亭再脫衣拭汗始把盃豈不萬萬代公侯乎

李相國

李相國石麓公始讀書句容山寺見僧摘葫蘆偶舉以戲擊其首作詩曰葫蘆本是葫蘆種葫蘆種就葫蘆用葫蘆今以打葫蘆葫蘆打得葫蘆痛至今其地稱之

假舉人

萬曆乙酉科南畿有以賄中者江南士子綴拾四書成語為時統一首喧傳南北子從客所錄之其文曰不勉而中裁及其身

者也甚矣其中非尔力也不勉而中哉必逮夫身矣是以君子不以言舉人也且取士必得古之制也萬取千馬千取百馬其間必有名世者焉有君子而可以貨取乎有賤丈夫馬不曰白乎誦其詩讀其書吾弗為之矣尊其位重其祿吾弗能已矣以其所有易其所無行險以徼倖以若所為求若所欲居之而不疑事之以皮幣事之以犬馬事之以珠玉雜曰末學請嘗試之左右皆曰不可諸大夫皆曰不可國人皆曰不可以小易大波惡知之彼一時也正其衣冠尊其瞻視儼然人望而畏之舉欣欣然有喜色而相告曰彼惡敢當我哉行辟人可也此一時也父子不相見兄弟妻子離散其為士者笑之舉疾首蹙頰而相告曰夫何使我至于此極也雖閉戶可也吁富與貴是人之所欲也求之有道得之有命今若此則亦何益之有哉故君子欲

其自滯之也自滯之則居之安可以處而處可以仕而仕有本者如是是之取爾今也不然發而不中君子耻之古之人有言曰反身而誠樂莫大焉誠哉是言也

青州大姐

有士娶燕姬病力而姬之母常來密語姬曰如何如何何不如青州大姐姬怫然士後以咨姬姬曰吾姊嫁青州皆以淫三殺其夫而母皆捲握其貲歸今以教予予不忍殺夫子也士甚德姬以語人如此予伯兄巡南城常按此獄謂多老腐明經携姬至半道多死死後其父母恰至拉女還饒有捲握如前蓋皆潛其後相促迫也豈惟老腐即伯兄如包龍圖能斷鬼獄而亦死狐媚目見毫毛而不見其睫也近聞一事有徽費晚與金陵馬姬狎麀百金期屢月居僅七日亡歸語人曰姬體全不着席有

耳註卷第十一
十梳皆為助淫設令我冷汗出矣亡歸者所以逃死也是人勇
踰孟賁矣

君子上達

南畿督學江公名以達行抵某驛驛丞點夫頭曰何以達江公
不悅欲撻之有客入見公告以故客曰此小人下達也若公者
君子上達固自不同公咲而罷

楊萬壑

金陵楊山人萬壑詞翰平奇而嗜遊饒濟勝之具稱鐵腳其內
子沈氏名春雨善繪事而行纏平奇人謂之語曰楊君萬壑手
不如脚春雨佳偶脚不如手

胡搃督梅林

胡搃督梅林與周中丞觀所共飲周謔曰杯盡壺撒尿
借用俗稱

也胡曰櫓搖舟放屁又胡與一領卽者飲擲骰用么二三但么
曰一二曰兩呼一兩三蓋刺其有贖緩也

方仲美

莊則勸過方仲美畏門犬不入方曰犬不咬君子何畏焉莊曰
吾何敢當君子曰曾不聞門內有君子門外君子至乎固知足
下君子也